

集部

浮溪文粹卷八

宋 汪藻 撰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羣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者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

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盖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與於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

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册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来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歷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

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漓而已
媮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
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
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致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
可知矣公殁四十年公之子擕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
干内外制若干表章書誌銘雜說若干使其與觀焉某
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
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

十五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刑賞何以為國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絶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

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爲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窅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窮思而

力探之於是枝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于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愚況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熈寧以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盖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圉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横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當

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亡未幾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户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下屛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册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究始錄以示人嗚乎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

使當時有秋毫容悦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

紹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為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

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為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其為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

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八

浮溪文粹卷九

宋 汪藻 撰

碑

信州二堂碑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兵討平之初清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

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爲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鋒如此勢非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何即出金帛募士增陴浚隍修戰鬬具按蹊隧所通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淛東軍張甚頃之焚婺源開化屢以兵偪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山殘之於是繞信境數百里皆

為賊區君居其中部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勠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巘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仆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三戍之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粻益毆人為兵必欲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拔營去追奔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臣愈斬賊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裨賛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勝負之功不足議也

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狃于故常曰吾知謹薄書期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異懦譸張爭為完軀保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地使猖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闚建北擾

宣饒則雖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笞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堅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龘既二年而鏹腐粟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可謂為政

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狃
于丕平有不能馴嘯呼以驁奮厥螻蟻敢仇王師帝顧
在列孰予往咨矯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旋師麥
秋因獻刑得第勳策勞孰固吾圉予其汝褒在列咸啟
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衆為不聞曰
此猘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褒 選鋒爰走爰集嚴兵
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鏖擊崩奔不支坐以支

堞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帝曰俞哉唯女予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敢揚王休廼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杪里民户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誾於憂虞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毋或去我阽於墊危士曰君材維試之仂仂音勒十一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戴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繄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數也霧雹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羣龍起潛伏也方春數禜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氷澌既融潮未復也歲然千艘尾銜屬也聖人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嚬蹙也貔貅萬屯懽愕腹也神寧惡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詒愍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朓霑足也繄邦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具獄永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金皆取諸縣以

給大谷民當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府曰非什一而取
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
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雨歳禱水旱爲常縣禱
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日雨立霽縣人刻碑記其
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諸縣短長游蠹不歸莫敢迕
永械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於是府撤其部使者文
移有不便於民者必調利病反復或遂寢而不行客謂
永世方雷同毋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遑恤

其他大谷人安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空一邑遮留如永始去調東平府司録府事無大小決永吏有不能辦者私相嘶曰爾非郭司録耶除通判鄭州燕山之役以永為其路轉運判官郭藥師屯邊怙恩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敺之非壞目折支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難制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磔之市無辭也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

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欒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人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皆冰敵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壕濼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敵至城下睥睨久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

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要檄永與帥杜充漕臣張益謙相掎角永得檄大喜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聲驚河朔已没州縣皆叛敵來歸敵亦畏之不敢動遠近晏然居亡何宗澤死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瑰然孤城居其間敵以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

擊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敵得
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
鋒待外援之至奈何棄之因募士賫帛書夜縋城出告
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敵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
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
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
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
泣賀明大霧四塞敵以車發斷碑殘礎兩城中樓櫓皆

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城陷永坐城樓上或
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
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兹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
降敵曰城破始降何也雜然以永不從為辭敵遣騎白
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金帥曰阻降者
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敵見永狀貌魁傑
且夙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
之永嗔目嘑罵曰無知犬豕恨不臨爾以報國家何說

降乎敵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駡不絶敵諱其言靡之使去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縶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敵令斷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敵去相與負其尸瘞之永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録而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未甞不慨然捹卷終日而尤慕顔魯公為人喜面折人過

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奬成如不及士友以此
嚴憚而歸之杜充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畫數策見之
他日問其目曰未暇讀也永數充曰人有志而無才好
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當大任鮮不顛沛
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慙靖康冬敵再犯京師中外阻
絶或以兩宫北狩告永者永號絶仆地家人舁歸不食
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强一餐其忠誼葢天性若
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

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
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賛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
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精鋭
銷耎盡矣一旦為敵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
或甘心汚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狥國至勉其家必死
非所謂烈丈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哉當是時以節死
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韐李若水向子韶霍安國張克戩

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不屈無如永者故
掇永平生行事著於篇有以見永立大功名而奮不顧
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妝器而
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塵幸
一日之眄睞竊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聲芝蘭

之有其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揜者何至為
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邪雖深居簡
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足補於進退之
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其告之者不篤其
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趼之勞執鞭之辱
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盖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
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
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峻則非素待於左右終莫得

而進焉及去國彌年絶意當世釋事權之攖拂而自遂於逍遥之濵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争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詘身伸道者從焉其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温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欵賢士之闗聞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

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某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盖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踈計哉其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千有餘里其仕也

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於無能之辭以為贄焉悚息俟命不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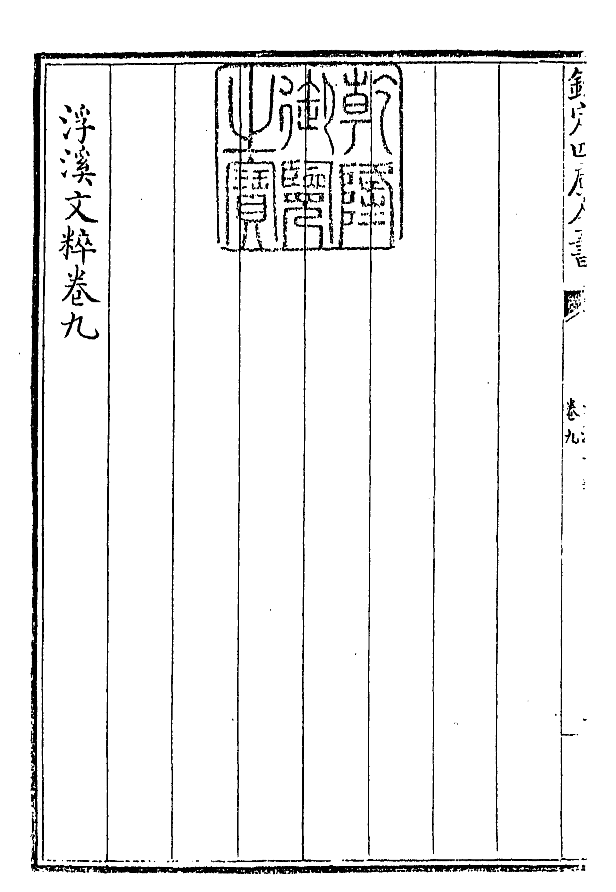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韜癉嵐安得之虹貫巖斵為泓攜北南毛楮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橢窊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輠為臞仙零寶唾


乾隆御覽之寶

浮溪文粹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文粹卷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郭洽怡

浮溪文粹卷十

宋 汪藻 撰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程公名振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在野敵索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敵坐城闉猥謂四

人者曰吾國賦羊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繒何有哉顧誠亡有塞責敵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敵不勝其忿四人者皆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襃歎各進官七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二人下饒州給塟事遣官護

視厚賻其家言者謂未足醻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匶公諱振字伯玉饒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父翱世業儒為聞家翱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才未冠求師友四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英陳瓘張廷堅鄒浩悉見之迎門崇寧三年車駕幸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學教授留為辟廱録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太常博士以親

老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東州五年奏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萬章從祀皆見聽改京西南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爲膳部員外郎逾年拜監察御史時大臣崇黨相軋若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麗公孤立行一意屹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登餕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太子矍然曰初無

人及此由是驟加奬重後每進説古今治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如故時方臘暴浙右聲摇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悦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荅趨出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振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忿不能平白公資淺且稚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熈載黜知亳州黼怨熈載甚欲公劾奏且

以醜言詆之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脩撰丁內艱尋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受內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令輕改失其事機如金人拏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栽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

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隃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告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反汗焉其勢不得不爾也及聞敵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犄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於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銓綜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

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者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可勝計已而詔捕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未決當繫有司寧無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敵邀天子幸其營公

亟白宰相何㮚思所以折敵之語告于上而卻之㮚忽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羣臣失色已而敵求金不已朝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實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書舍人王黼以客沈積中帥河朔欲覘敵圖燕公語積中當思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公戒至所部首以書謝公盛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洎公左遷童貫蔡攸卒與是役致釁起肘腋而公罹其兇故聞公之喪士無賢愚皆

為之出涕公天資樂易與人談笑極醞藉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崇道家之説公至東宫淵聖問焉公對甚悉其略曰周公作鴟鴞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綢繆牖户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從羙疏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

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說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
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
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
之間甚有恩義如詔鞫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寛其
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無不歎服公居鄉專趨人
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
邁一日辦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
敏贍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里如對面語見之者

把玩無斁爭藏弆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卷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朞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嶂嶺原太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禍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禍於人者比肩接迹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

司業程瑀之狀来請謹叙公之平昔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家泊川之上游天既予公以脩能兮又重之以姱節冠切雲而事君兮景忠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龍蕩而失淵衆憚殃而逭禍兮公蹻蹻而直前左攙搶而右窫窳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身而成仁兮齊死生於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昔賢之所歸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宗為國子司業者子孫蟬連綿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臣任衛尉寺丞於公為祖曰友任朝請大夫於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宫師傅官妣祖妣皆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太學生俊邁絶人諸老生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叅軍秩滿陞晉州觀

察推官試學官中之除興元府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
茂科入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
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
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
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栽移禮部又數
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靖康二年金人至
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名公有詞學精贍明
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羣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

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其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無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出於天性平時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論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交章論列乞換

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毋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彝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邢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戎班之秩康義何人乃敢紊彝憲如此義者内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名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内侍之干政漢唐

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陞五等之秩觀此有異於墨敕斜封之時乎凡再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罰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秖緣捕盜徼勞躐官數等位亞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羣盜充斥姑責其後效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怙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

江州陳彦文用劉光世保奏録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彦文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繳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實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彦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譊譊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試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遯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宫衆論為之不平

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寅畏
天命固安人心其畧曰去歲郊禮前數日太陽示變驗
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陛下
脩厥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之示象前
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
恩倖斂怨幾陷覆轍姦宄犯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盡察
人心所嚮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
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

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来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知大體遂有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奬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建康又建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

民於東南公力持不可時在諫省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直執政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决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誅黄潛善汪伯彦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日覲罷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戒大哉王言也太祖以来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歴祚綿長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悦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淮南

呂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陜西進馬上擇其一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參知政事李邴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從衛以行邴辭疾則又命公權知而劉珏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百四十六言極襃嘉之辭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

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
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
州明道宫延壽言之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永州居住未期年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
前宫祠紹興二年九月某甲子薨於江西春秋四十有
八元室常氏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
次室朱氏尚書右丞諤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子曰珙
某官二女為某官管鎮某官梁興祖之妻孫男女六人

有文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四月某甲子珙奉公葬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訏謨獻替之餘莫詳於藻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縣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與其後獨紹乃風造膝衮衮略無隱

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叅兵柄頗牧禁中折衝銷萌
應變不窮國以興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分陝忽東天
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壽帷一空應期而来神復
返㳟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浮溪文粹卷十

浮溪文粹卷十一　　　　宋　汪藻　撰

神道碑

朝請郎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碑

崇寧間鈎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往往齎志以沒既沒矣子孫懼及牽秘其閥閱不敢傳逮靖康黨禁除人人爭

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者咸振耀于時公雖没於崇寧之初爲不與其禍然用事者猶指公爲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子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来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爲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卒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楫字元通姓傅氏系出北地自祇亮世仕江

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曽大父獻大父稱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諠笑如不聞反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

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摳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嘗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户參軍守遇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雖彊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公攝承公發伏擿姦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天長大治吏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決者悉從公折

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蘇州録事參軍復丁内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徙鄉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吏部選處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謁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兄所知者邪率郡使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幸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

中者免外臺督責之辱今頓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
官我所當得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
者闐門四年足未嘗及宰相執政之門秩滿即日詣曹
曾布知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
除太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
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
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
徽宗由遂寧邸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為

傅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區翰墨非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王德從之明年徽宗封端王就除記室參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執事王府者例與宫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以為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四而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謫公厚贐其行坐是免所居官裁兩月徽宗即位首

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内侍都知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曾布當國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助已公蕭然守正凡朝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猒衆望如捄王古范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回奪布每以為言不合者因是中傷公公不恤也徽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

法度安靜自然爲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中唯傅楫爲朕言此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啓迪上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建中靖國秋見時事浸更張竊歎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莫不甚其言公笑曰後當以吾言爲信遂求補外詔不許懇祈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爲請迺聽除龍圖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病易衣趺坐而卒年六十一寶崇寧

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於世事無一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娱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闇室無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中視進退窮通若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直道立朝不爲無人若夫先見如蓍龜卓然引去者唯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卒不爲大臣所右

故公之沒卹典不加焉公之葬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累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請郎尚書兵部侍郎譙受朝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詒徽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詒度今為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為法銘曰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

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壹用此玉立直哉惟清世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王門帝實知我擢躋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凜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致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之

臣一日顧宰相黄潛善汪伯彦曰衛膚敏安在其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鶩道路充斥公獨晝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澂諫議大夫鄭㲄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須事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病

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侍郎未拜聞明州之變慟哭舟中病益侵上章請老不聽乞與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惋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見其同貶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爲上眷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彦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爲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贍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年生王俊乂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乂以實對

徽宗曰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見改宣教郎祕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與金人和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中往聘公言敵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敵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來置幣而返七年復遣舒宏中往已陛辭矣上改命公逢賀嗣位使許亢宗亢宗言敵且大入止公毋

行不聽及燕報愈急衆洶懼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敵渝平益不為屈金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修好不以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金人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敵莫能奪繇是不悅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敵將棊遇請公相見公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敵以例對

公笑曰所謂例者非趨伏羅拜乎皇子雖貴人臣也使人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僭君是一國二君也不祥莫大焉乃長揖而入既坐出誓書示公公曰某使萬里去朝廷久此書真偽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敵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内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旦鐫薄恐失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艱

凡緣寇及民者率以便宜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遣則失風潮之期留之經年東南之饋牽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矯制之罪上大嘉賞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敵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固盖知敵已棄去秋必復来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

為賊有其陜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姑即建康而勢萬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聖未還陛下於宫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草者十餘事言甚卓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付揚州升暘宫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

索必闗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詘之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大觀以来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禄唯恐失人主之意故於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内内侍省都知容機亦落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以太后姪除

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緊自諫請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叅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顧附於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當輒封還之風采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

事出公除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宫議者為不平逾年上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避亂徙錢塘又自錢塘徙華亭故今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贈奉議郎元室繼室皆朱氏封冝人三子仲英仲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右迪功郎詳定一司勑令所删定官王愕公為人剛明邃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羣

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於屢歎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

是宜爲銘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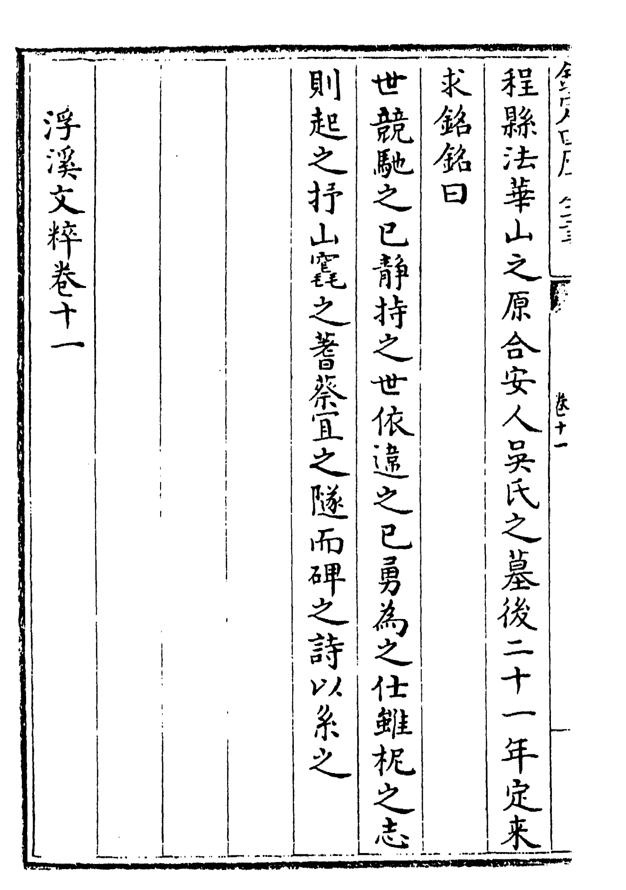
自古臣主鮮逢亟乖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一以忠盡遭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徽考飛英下僚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褎用知無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盡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闗身曾不少槩當饋興歎詒追而来来而不年亦孔之哀葬雖異州同此澤國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缺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軍童貫用兵陝西請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

而貫亦不能彊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於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於是又知鄞之管城婺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於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鬭家藏鎧仗閭里苦之吏數令莫能禁君

痛懲之風俗為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闗身者必巧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静退甘心州縣以老略無幾微見於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吴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



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為之仕雖柅之志則起之抒山蠶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文粹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文粹卷十二

宋　汪藻　撰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祖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亡事熈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人殊始指公論為流俗

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而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與諸生任中執法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公雖以直道遂廵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漢時有封義興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為金壇人曽祖郢祖益皆隱居

不求仕父師錫慷慨有大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而敏羣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器之甫冠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湘俗習文法喜鬬公初至訟坌入老吏以公年少易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

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柰何毀之執政怒送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謾復故職召試中書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職不論黜知廬州俄除集賢殿脩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唯以善候伺人主承望大

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衆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舊瓦木塗塈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於自奉與土階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内侍省獨乞不隸公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

即以公言正之尋察内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於是内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内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帝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来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

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觖望若夫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與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況節鉞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卑誠如卿言然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來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强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

人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貳吏告訐付公治守李釜雅為時宰所惡而貳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釜且不測公平心處決釜以不寃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言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脩二股河故事於從臣中選忠信可託者往視可罷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吏為勞民費財循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

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實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識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有㽞可出詔之才求之無所得懼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畎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姦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遇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内府入權倖之家不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畀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惕以虚名

羨財進後苑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卧家待罪詔起之
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知政和七年
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事素繁猥具長率怠於
省治吏得緣玆為姦公晨入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
訴參稽律令可否立疏於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銓曹
為清宣和二年言者論公兼官衆而事有不舉者罷吏
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
鴻慶宫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

復請奉祠而歸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至京師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敵騎至京師天子内禪上皇東廵公率同列上章乞還避不從則躬乘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縑帛茗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

泣因請間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唯陛下財
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
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閒以徽猷閣直學士提
舉嵩山崇福宫建炎三年避敵明州明年屬病上章請
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蓬莱
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
士下所屬給葬事夫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謨

右承事郎三女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吴恢次適右從卿元卿右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笑對家人終日如賔平生未嘗以游辭僞色借人矯情降意儌利其論事上前不為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後已其論薦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亡益於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似其為人以紹興三年二月十九日葬公明州鄞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以淑

人劉氏祔以左朝散郎許德之之狀來請銘其嘗謂名節與功利若權衡然常相為輕重士君子一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卓立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廸人主為心嬰逆鱗批大郤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諄盡言不已不啻如父子間洎歲晚困躓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則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其服

膺公門知公爲最詳實諸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

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衰所關在昔祖宗政以言訂一人垂衣萬事龜鏡厥後靡靡人因世移安得剛者吾其與歸堂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爲鳳麟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爲栗未嘗少甲坐茲寡諧材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杌間闕異州不在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窆其域後人懷公視此

銘刻

徽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度補三班官非其志也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歴知冝邵復三州以没贈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宗元祐間守觀

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諱擕字季升丞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於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而公亦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

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内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閒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宫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兄入黨籍差監兖州東嶽廟尋除丹陽縣丞會令缺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實爲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爲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爲御史臺主簿遷光禄寺丞改大宗正丞尚書倉部郎中經

郊祀恩賜二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敵
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敵退即求去淵聖
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使之去朝廷邪
命降堂劄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月復求去進直
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
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閩中以墳墓
在丹陽由海道往来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
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

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于朝不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今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推强去惡則忘

其身為之其發擿姦伏如神人不能秋毫欺也以此自
州縣歷臺省至為侍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隐
然為國名臣由嘉祐治平以来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
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某盜二
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讞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
官吏亡賴至擅出人於死既曰强盜矣有可憫者乎幸
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紓此獄者某也某當坐
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回

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高句麗入貢吏並緣掊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處於未至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亡實惠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夕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活以千萬計方國家興學校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三茅山在其提封生徒之不逞者憑藉為非視州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

觀為縮頸而公處之泰然人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

丹陽大治合肥俗喜告訐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

者公行州事得何人書于訟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

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捕之則已亡去索於田閒

得之叩頭首服寘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絶麴院亡麴

數萬斤覺麴官與獄官通猥歸罪於持衡者以為私其

贏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衡者交私不過銖兩

之贏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無可

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户金而授之虛券
麴材未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漕冬初不
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吏持符請書公袖符見長
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者無慮數百人
裡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數者皆閣矣若稍引
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何辭長貳從之士大
夫讙傳曰蘇季升仁人之言也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
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備

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甲公不爲動徐禽爲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爲之肅然盖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尤長於詩韓駒崔鶠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敷腴吾不能及古人不以多爲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章簡公絳之孫次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如賓四十餘年後公月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

右脩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五月孟容奉公葬於鎮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恭人祔其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容來速銘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縣唐迄今蟬聯再興實始翰林緜慶既遠乃生魏公輔佐泰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曰汝是似為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流輩盡矣歸然老成入侍禁嚴于彌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無缺虧者

人胡嘆嗟豈徳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龜筮叶占萬古之宅先塋是瞻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懋字禹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羡人也世以儒名家而不求仕至君之父誥始克大其門有三子皆授以經其材競與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曰愈仲即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達贈朝散大夫君少

有立志風骨穎秀望之嶷然嘗與兒曹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汙我耶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從先生長者游如不及入太學籍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縣主簿時郭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氣軒輊人不少借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飢官出粟糴者萬人坌集于塲他吏無術至相蹂踐以死州以命君君布灰於地而疏其行坐强者東弱者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間指其

一曰給彼民趨而前左受粟右輸金各以序進未晡而周無一人譁者當路交薦之縣有圩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防歎曰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游徼嗇夫之面也由是訟吏十數今不能決者皆立談決之未幾宿松大治門不夜闔獄因屢空一日部使者按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有

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柰何民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家有令在堂吏不能秋毫欺也雖遠奚憚察訪使趙黙舒州守孫傑馭下如束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使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艱服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囊槖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裁一驛其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冦平戎此鼠輩何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来不敢入其境後羣盜得吏疑獨

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也召監廷豐倉知扶溝長
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講書淵聖皇帝受内禪金人
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
書為禮部員外郎會金立張邦昌法當郎草牋奏君度
不可拒將引繩自裁有幸非常者俛曰僕請為之君由
是獲免已而王時雍用事坐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
反賊吾獨不能擊汝如段秀實耶時雍面頸發赤不能
對君因以疾求罷不聽遂稱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

愈乃請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故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交薦擢知明州州承蹀血餘守將屢易公私掃地萬目睢睢君一調䐈細大咸舉於是衛兵留戍者步軍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裕領之將驕卒驕淩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摧酤之羸給其稍廩歲終贍之民不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以代歸坐小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判湖北路轉運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綬六日卒年

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朞甲子也積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歳月君氣豪語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折之然胷次實洞然無城府闗鍵以故深中之人多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没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上之内外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饑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者斂嫁其女字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集及他文合三十餘卷豪壯而贍蔚似其為

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其志非苟目前者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琚適左脩職郎陸景端曰瑢適左廸功郎元盥曰瑶適右承務郎胡辯曰琓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以某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流君業芨也人視隂以偷君汲汲

也文雄而氣剛見者立也所臨必思遺老泣也君門洞開胡過而不入也寧贏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武成者四世而生珹珹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中

俗嗜鬬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汆君臨以誠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亡從君決之豪鄒氏横里中挟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部使者為請不聽卒以法按豪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孫耶除詳定敕令所删定官欲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悦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盟䄂

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太常
博士道阻不拜建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詹乂
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彦言君可用詔用君為
建昌軍君少時鋭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石
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紓
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尚書
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妻
皆死焉天下究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書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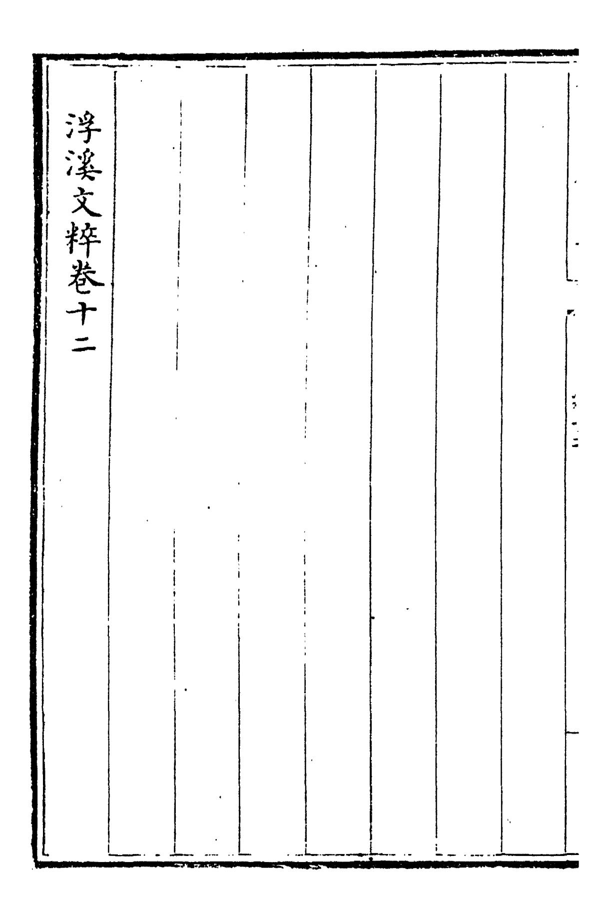
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言國家艱難以来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之守臣皆因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拊循綏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權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亡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勝其忿至羣入市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刑矣願録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褒君為朝請大夫官其子若孫二人

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子三人曰埴曰墉曰緇郎埴蚤卒緇郎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於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學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来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無月無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

昌矣頃之聞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問建昌人君遇厎時曲折皆慟哭失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絶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彊致耶然則君雖遇竒厎而其亡為不朽矣余方欲薈粹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求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兹世兮顧何為於久生嗟夫子之筞名兮奉皇輿而遵路歴羊腸而

靡辭兮敢前知於所仆皇揆余之忠信兮畀盱水之四封將鋤䧅其榛梗兮反殺身而覆宗民哀君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弔沈寃以斯文兮哀我侯於世世



浮溪文粹卷十二

浮溪文粹卷十二

宋 汪藻 撰

墓誌銘

左朝請大夫知全州汪君墓誌銘

新安汪氏見於隋末唐初五季之亂有自黃墩徙婺源者以貲雄饒歙間數世而至君之高祖諱某擢進士第起家為秘書丞贈光禄少卿曽祖諱某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贈中大夫祖諱某官至奉議郎贈少傅三世踵

相躡登進士第世有清德為江南聞家皇考諱槃少傅
長子也以少傅春秋高就養左右不求仕而縱其弟藻
於學藻復與君連取科第里人榮之皇考以君故贈大
中大夫君諱愷字伯彊少奇穎渾厚甫冠為有司所推
入太學為諸生有能文聲紹聖四年觧褐調常州晉陵
縣主簿用薦者陞通仕郎為宣州太平縣令坐小法免
授岳州録事參軍丁大中憂服除監泗州軍資庫會鹽
筴興朝廷選君監泰州海安鎮鹽場課最改宣義郎

知淮陽軍宿遷宣州寧國縣丁太碩人王氏憂服除添差通判饒州除知常州漢陽軍吉州未行移知處州到官未幾復移知撫州朞年請奉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秩滿起知袁州於是資政殿學士葉夢得給事中胡交脩以十科善治財賦薦君擢提舉兩浙東路鹽場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涖事兩月除知江州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久之起知全州蓋君之官簿如此岳州平江民以競渡鬭死獄上于州守惡令欲深探其獄株連數

百人時大暑牢户皆滿君止繫其當罪者數人餘悉平
反出之守大怒君引法力爭守不能屈太平有為五斗
米道者相傳能致雷雨迕者立死縣檄尉捕尉辭君不
俟衆躬造其廬人為君懼卒禽之置于法靖康初朝廷
詔令未通饒州酒官郝陞者出軍伍怙勇挾奸持郡短
長郡守不能制而深怨之會盜侵旁郡舉城皆奔陞之
子亦佩劒出城為閽吏所録守即誣以叛并其父械于
獄將斬之君曰急裝時以刀劒自衛人情也可盡誅乎

持之數日陞與其子皆免君之將如處州也敵已至會稽人皆勸君毋行君不聽旣而潰兵四集君求所以綏馭之術至不觧衣而寢者兩月尋移撫州未行間王璦馬俊兵入屬邑州之南北數百里皆震新守入境不敢行民挽留君君曰此吾心也乃調護其衆使出疆而民初不知未一月盜宮儀焚處州於是人人思君至于感泣撫州民許一女歸其隣久矣旣而悔之一日白官女死于兵半年請公署爲異日之信君立械其人於獄僚

屬愕然君笑曰女誠死不白官也必女家不良其夫欲盜吾判耳請為諸君致其女明日而女果出人以為神紹興十二年八月甚甲子以疾卒于饒州德興縣所居之地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左朝請大夫君刻意學問欲直造作者之域而不樂為科舉之文未第時見秦少游於括蒼少游奇其文以手書勉之然未嘗引以自名平居孝友清修日以慕古人追前輩為事循循然有德君子也及守官臨民則精明剛正人不能欺亦不能奪

而卒歸於忠厚方大中無恙時承數世清德之後家貧不能自如君之所以養志周旋者無所不至時二妹未行大中以為憂君繼納兩婦皆公卿大家乃盡舉其嫁時衣珥分遺之不名一錢及官至五品遇恩當任子而首任其弟人以為難先是君恬於進取數免稀遷居閒之日多洎大中與太碩人棄諸孤家徒四壁立無置錐可耕君合兄弟數房同食其所得之俸他人見之若不堪其憂而君絕甘分少於長幼親疎必均未嘗以一介

取諸人客至飯蔬相對清談終日出於至誠乃升其家
僕隸兒童亦怡然無不滿之色可謂賢也已故卒之日
聞者無不出涕凡三娶初室呂氏次蔣氏次李氏朝散
郎贈通奉大夫呂全宣德郎蔣珍中散大夫李演之女
而觀文殿學士蔣之奇樞密使李諮之孫也皆封宜人
三子曰堯舉右廸功郎鑄錢司催綱官曰舜舉右修職
郎漳州龍岩縣尉曰仲舉未仕一女適進士俞允恭堯
舉等以十三年十二月丁酉奉君葬饒州德興縣龍溪

源少傅墓南三里藻雖於君為諸父而少君九歳少同學長同仕也是宜為銘銘曰

嗚呼人皆樂其所憂而君獨憂其所樂人皆豐其所約而君獨約其所豐以孝友純誠懋其本以康寧壽祉齊其終故所居人慕之所莅民思之無秋毫愧怍於其中葢古之德人今之循吏也尚千萬年勿毀其宫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為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為最績溪為民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為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授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曽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為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參軍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氏陳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熈寧

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之材學者宗王氏君於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牽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京師歲以千計君穎然出其間為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為天子名臣君饗其禄幾二十年自承事郎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服授君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紱而歸者

無幾而公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
為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為憂及
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之功州人懷之為肖像以祠而
君不以為喜蓋君之得於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
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
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
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廸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
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亦廸功郎

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於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来求銘納之壙中其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誼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諒直懿鄉而隆厎脩身以亟動而有則為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琱其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瑴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廷吾亦影纓饗耄期之齡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為萬世之葳

安人王氏墓誌銘

安人王氏諱文麗字幼明其先會稽蕭山人祖絲以兵部員外郎事昭陵為三司鹽鐵判官子若孫踵登進士科聲聞吳中號蕭山王家父霽卒官太常博士官于池與中大夫汪公某僚相好也時大夫諸孫侍旁者朝奉公某長而賢乃以安人妻焉朝奉之父曰中奉公某母曰兩陳令人長令人之亡諸幼纍纍肩差朝夕孺慕人不堪其憂安人為収育撫攜甚於己子及少令人入汪

氏而髦者冠髽者笄交手受姑退立堂下朝奉既再舉進士不第念中奉春秋髙買田築室於故居浮溪之陽以遲其歸安人左右贊襄悉有條序洎中奉請老果居而樂之因敕家事勿復闗我日從賔客飲酒朝奉益思所以奉承者安人晨起則躬視具庖下比珍異百須之物每車馬及門輒舉以進老人未嘗費一詞也已而侍立少令人之側怡怡侃侃若不能言者婦姑白首相敬如賔至今里人談之方安人勤舅姑之養也諸子既與

於學矣安人間於盥饋之事則必臨視其所習故諸子皆嶷然成人長子愷擢紹聖四年進士第安人饗其禄二十餘年愷於内行甚脩事安人盡禮丐恩于朝再錫命書以有今封安人自朝奉公殁即致家政于其婦終日宴坐誦佛書求出世間法雖寒暑不置也御僮使有恩人皆終其身不忍去宣和六年四月壬戌遇微疾起居如平時越三日棄諸孤洎屬纊無一語亂者享年七十有四男女七人愷朝奉郎知宣州寧國縣忱當以進

士得官病不能赴前安人二日卒愷未仕恂早卒女適進士胡聞脩儒林郎俞積通直郎杜璟孫五人堯舉舜舉待舉餘尚幼堯舉太學内舍生愷愷將以七年三月壬申祔安人於宣州涇縣方壺村朝奉公之塋藻朝奉季弟也事安人為最久乃再拜叙其本末泣而銘之銘曰

順於承夫惟婦之正孝而宜家繄族之慶安人方處姆訓則孚來嬪汪宗送往事居老人坐堂夫奉賔謁歸趨

出房醴酨咸列退眎諸寢詵然執經孰成其親有子在庭禄養恩封備有紼諴天之報人還以施者施則厚矣報疑未醻豈無後人尚對厥休方壺之原下從夫子納詞于幽窀穸之始

乾隆御覽之寶

浮溪文粹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浮溪文粹 卷十四 十五 附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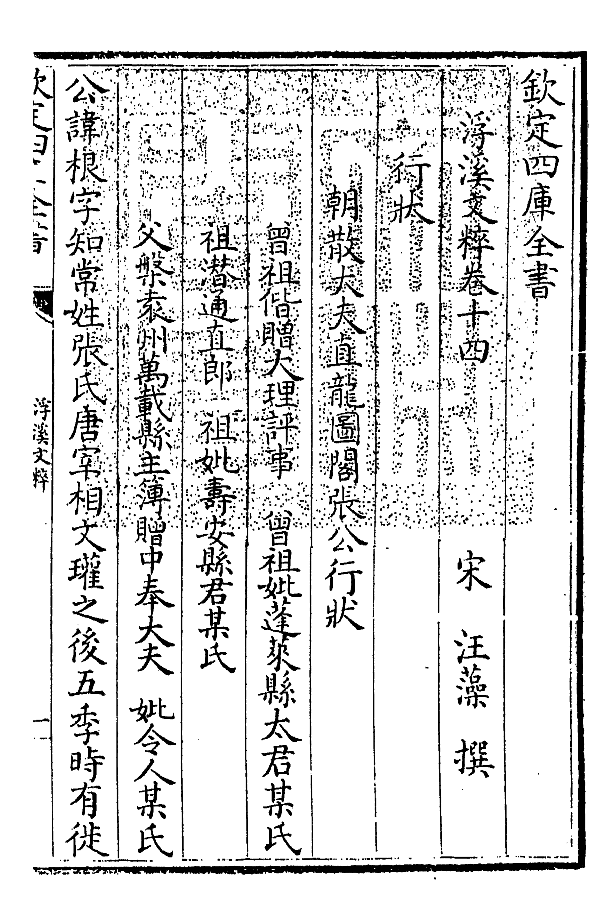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浮溪文粹卷十四

宋 汪藻 撰

行狀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

曾祖偕贈大理評事 曾祖妣蓬萊縣太君某氏

祖潛通直郎 祖妣壽安縣君某氏

父槃泰州萬載縣主簿贈中奉大夫 妣令人某氏

公諱根字知常姓張氏唐宰相文瓘之後五季時有徙

居江淮者故今為饒州德興人大理通直父子以氣節言行為鄉人所宗一時豪傑皆拜其家如子姓至中奉公始舉進士公幼莊重方髫稚已凜然有成人風性嗜學掃一室獨居人不堪其憂澹如也饒士盛東南應書常數千人所取裁百一公以童子在選中時年十四入京師補太學生羣數千人試于有司復中第二自是以文居諸生右而行獨修飭出入皆可縱迹祭酒博士欲召見之不能也連三試禮部以元豐五年擢進士第時

年二十有一禮部尚書黄公履聞其名以女妻之歸拜大父母父母於堂人以為榮調臨江軍司理叅軍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處州遂昌縣事有政績代去民挽留之不可碑其事以懐之用薦者於法應遷以大父母年髙致其仕則恩及之遂以通直郎致仕時年三十有一丁令人憂有絶人之行葬之日鶴翔于墓上嗣服問輔臣人材可用者曾丞相布以公對而翰林學士曽肇及部使者亦奏公節行於是落致仕召對力辭不報則面陳

人主能不以功業之敏自矜盈成之易自佚守之以中求天下無治不可得也因言東南災傷賑給有限願廣求所以寛恤之術而杭州置造局可罷臣嘗謂人主一日萬幾所恃者方寸之地耳一累於物以失其正則聰明志慮且耗怠而賢不肖混淆至於紀綱不振矣願陛下清心省慾以窒禍之原天下幸甚上嘉納將用公而小人不利以為昧朝廷大體授公親賢宅教授未幾除通判杭州以親老乞監西京東嶽廟丁中奉公憂服除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等事洎終任田疇之墾桑柘之植溝防之修者以千萬計時居養安濟法行久有司頗以浮冗侵常平本錢或取給於民公約為數條上之所節過半大臣不悅歲旱饑盡發常平米及遮留上供米賑濟已舊責蠲新賦凡可以弭災無不為者手疏力請於朝凡八十餘上纖悉有法躬徧所部閱半歲暑行數萬里雖瘴疫冒之而前官吏為惶恐盡力於是方數千里流冗悉歸施及鄰壤其全活者不可勝數會中貴人為

走馬者怙力挾私以官吏散軍衣給錢非是舉一路帥
臣監司守貳而下劾罷之公曰散軍衣半錢例也況其
數加舊乎祖宗置東南軍伍與西北異上下相安百五
十年矣今一旦以給散坐帥臣監司恐軍浸驕不可制
且帥臣監司朝廷與之分憂顧者也政使有罪猶當待
報直以體量尺紙罷之可乎今茲正貸奉行尤藉官吏
乃空十郡僅有存者非徒無檢視蹂踐之患慮別啓姦
倖為朝廷憂於是詔悉還之官吏相慶自崇寧行鹽鈔

法和買民帛率不得償雖朝廷令借封樁錢而錢特空名公乃大發常平米計直予民猶不能半會星變大赦則奏自祖宗以來歲給蠶鹽以取民輸今民既輸五年而一縣至有負民五十萬緡者將何所控告謂宜因霈恩盡給今歲租百四十萬斛給中都百三十萬而官兵度五十萬使歲入如數猶闕四十萬舊以鹽利三十餘萬緡和糴故雖凶歲不乏自更法以來州縣重取民耗米以給民既不堪其苛而和買四十萬緡復以無所從

出之錢給之民心易揺不可不慮議者徒謂虧榷貨務額此豈知社稷至計哉未報間會詔書許諸路監司實封言事公言本路去歲詔蠲租四十萬而戸部責發如數祖宗立東南上供額六百萬斛賜發運司本錢數百萬緡使歲廣糴以備非常隨補隨取此萬世良法也自希恩者以為羡餘獻之故朝廷不足則下諸路補發勢必斂於民為無窮之害縁此漕計窘乏無名之斂百出臣以爲補發不當復催盡以鹽額還漕司糴本錢還發

運司使已而運鹽復元豐法稍以鹽還民公之力為多
洪州官沒錫數萬斤繫兵吏七百人於獄株連且千計
公曰十年失於譏察有司之過也今羅取無罪之人苦
之追償必不可得之物方歲凶之餘究濫如此何以召
和氣乎朝廷為罷獄興國民郭友餘習妖教郡以屢赦
聞公言友餘張角術也異時李逢嘗以此惑民請論如
法大觀四年領㢑鹽入議時上躬政事除寬盡下公欲
遂成之洎對上勞苦良渥首以江西賑濟為言公奏捄

荒臣職也惟本路闕乏所請輙從民力以紓爲大利故和氣薰蒸豐穰隨應若行此數年公私自然充實願陛下守之勿疑上深然之曰卿姑行行召卿矣賜緋衣銀魚以遣且曰推行法度要在得人不擾於民方爲利國公奏訓詞深厚乞頒之天下付之史官從之救歸本路有所見奏陳公頓首謝因言臣幸因天寧節隨班上壽不勝封人之祝昔管仲祝桓公以無忘在莒時臣亦願陛下無忘荅天戒時上大悦即日趣議鹽事得内侍省

牒事聽闕白公即奏陛下幸蠲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大臣不和議論不一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讐怨廢錮自如為治之害莫大於此願思所以協和之且申嚴戒敕又請限豐歲廣糴之數以毋奪民食精縣令銓補之法以毋失民平勿安文移常平封樁錢以志滅二寇使中國競百姓富朝廷正羣臣和以示人主尊強隆盛之勢反復數千言時執政近臣方大為矛盾故公言屢及之以

感悟上意遷轉運使人謂公德行文學宜在朝廷處之非其地而公不屑會歲饑疫朝廷責補發不已又促輸納紬絹之期追逺年無名之責鬻官田者大虧上供之數公歷陳利害奏罷之且言鹽法既更其封椿鹽可盡給和買還之民力陳見聽以廣鹽敷額賜三品服以直達有勞進两官公於漕計能權其贏為轉輸之本故屢辦而民不知尋徙淮南先是漕臣承抛降慮不及事則以浮數調民州縣遞增所取無藝吏縁為姦武州郡以

非所産至漫數年不一輸者公令民必實且為納直通融之法民歡趨之有出非其時地非所出者復曲折為陳或紓或免其事非一當時稱便被旨赴闕大臣以有親嫌言者令再任除直龍圖閣歳水災甚民流滿道而錢法遽更農末皆病公乞蠲租賦盡散洛口米常平青苗斛斗賑貸且通一路有無應辦公私為之两濟詔書褒諭尋以江淮諸司使臣㳺蠹諸郡命公按之公悉條其狀并所自以聞詔各驅還所役違者從公械治於是

大失權倖意徙兩浙公聞蘇杭局每物必十倍其費以
其一供奉餘悉餉權倖為已私竊之則火其籍如蘇州
一日焚官物八十萬是也於是因辭免慷慨力陳命以
之寢復以表謝其畧曰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然
則丘民為天子顧不重哉縉紳誦之小人由是得以間
公會盜劉五暴廬壽公走助憲臣破之除秘閣修撰以
渠魁未擒不拜方欲條上討賊之方而遣中貴人董捕
欲自以為功乃奏罷憲臣而公亦坐降兩官自淮賊擾

軍興頗乏公以為縣官空匱未有甚於此時而當路恬不警省萬一有緩急何以待之因手詔取會漕司財用乃言東南諸路闕乏之由除撥賜贍學宗室等財用田產添置官兵及朝廷非汎拋買外一項茶鹽錢並入榷貨務應和買鹽並支見錢而民卒不得乃至軍儲亦月為之計稍有水旱即干叩朝廷此大弊也其原自榷貨務朝廷縱未能盡還歲額若止分其半以助漕司歲會天下合得和買茶蠶鹽價賜之許折充上供錢以示大

信於民諸路當亦少寛茶鹽法行十餘年尚未立租額
歳務增羡民窮困不聊生可為流涕今於糴本之復須
五百萬緡屬者趙霆宣御筆令於額外計置斛米歳終
殿最止用漕司方以經入不足為憂不知錢何所出恐
迫之不無騷擾之患令民和買既不得錢而斛斗又非
倍輸不可其間官户以倖免豪猾以賂移所苦者特畏
法貧弱之民可謂無名無數高下不均之甚矣而有司
方以用度不繼率取給於此雖人知其非苟避誅罰莫

肯為陛下言者况復使之額外計置哉因進三說一曰常平止納息以抑兼并二曰下戶均出役錢以絶姦偽三曰市易取淨利以役商賈雖名非正然與敷和買而不售其直什一而使之倍輸額外無名無數之歛有間矣願陛下儲此錢以馭四夷若夫理財尤在節用而節用以修造為先修造雖於體國有不可廢者比類以此固寵市恩不可不察其次如人臣賜第賜帶子金帛給田屋之類尤為泛濫佐命如趙普不聞官為造第也定

策如韓琦不聞彫墻峻宇僭擬宮省也今乃人得居而有之柰何掠民膏髓為廝役之奉乎書奏自禁中摘節用之説付有司看詳而大臣及議者不察謂公言利揺成法章交上上察其誠不之罪也會御前人船所占留直達綱船公以上供期迫乞還之且因起發竹石上言本路一竹之費無慮五十緡他路猶不止此今不以充苑囿而入諸臣之家民力之奉將安所涯願示休息之期以厚天下書奏權貴積怒未發間御筆以直達促限

令漕臣較州郡賞罰公貼黃親書力陳人情有大不可者乞展限其詞激烈奉御筆落職監信州酒稅有輕躁妄言不循分義之說外廷方莫測而臺臣復論前奏嘗平事責授濠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尋以討賊功許自便更宣和改元赦復朝奉大夫夏祭赦復朝散大夫宣和二年六月十七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公誠孝甫六歲已能知母疾療之通直曰是必為孝子矣既罷臨江時中奉公客熙河未歸步馳省省再冒寒暑往返萬

餘里卒御之以歸自是專以奉親為樂舉天下無以易其志者時四親在堂隨其意奉之日躬僕妾之勞有古人所難者令人疾病一夕鬚髮為變扶侍彌月癯然骨立既卒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屢絶復蘇方哀毀甚而奉飲食起居無一不如生者啜粥寢苫不盥不櫛不易衣不嘗味不飲藥泣不絶聲終喪三年及侍祖妣疾執父喪亦如之終其身孺慕不已言及輒聲與涕俱初公之請老也年方壯人惜其遽公曰養及四親人之至幸也

萬一有不及為終身憂其可緩乎是年以父母之恩及其祖妣而以妻封及其母鄉人彭汝礪為文頌歎之未幾復以已得之服為祖榮於是聞者莫不聳動而天下人知公名矣公居山林久一旦為天子所知起之召對士大夫想聞其風及對首陳讜論卓然以名節當上意於出處皆合天下益賢之自此三賜對洎奉使十餘年其面陳者不計章疏凡數百上悉天下大計觸當時之諱詆方行之令與大臣權倖為敵而無所阿附反覆窮

盡不度可否以身任之有宰執臺諫所不敢言人為股栗而公不恤也上亦知公精忠每排衆議用之數加器使奬賚於開陳多見聽納而小人權倖日以讒公雖卒坐言譴死而天下拱手推為正人鉅德卒之日識與不識皆為霣涕公之學不守章句居閒十有六年專覃思經史務欲明聖人之道而見之行事故發為議論辨愽閎深援引古今深知治體在元祐則言詆新法置理訴司者在建中則言不當棄地在大觀政和則言羅本和

買茶鹽法其大者欲人主正心術去朋黨斥玩好而於論邊事尤詳且至自熙河深以中國屈於夷狄為大耻得其曲折歸以告彭汝礪使并王瞻薦用之其説以為二邊之患近而且遽者惟熙河青唐以其與夏人相為犄角而國家徼寳元元豐之失以兵為諱非也夫維大舟者必屢折其勢制猛獸者必先困其力彼夏賊蕞爾正當徐以術制之不當急與之校乃陳政禦備守策上之以棄熙河為持右臂撥羌將爲隴蜀之害而守熙河

非滅青唐取河南不可其後朝廷卒不棄熙河王贍取青唐悉如公言元符間夏人窮蹙籍契丹請平公以為自祖宗以來每敵犯塞為害益深所侵益大所須益多不取後稍振必復為害不若厚禮其使使乾順身入朝否則歸我河南質其大臣愛子皆不從則曲在彼而我師有名矣彼固已失其咽喉若由蘭會浮槎以進一夕可至所謂迅雷不及掩耳者會命已行不果從後朝廷每有事西方未嘗不言至論常平則又言之欲必取二

邊自陳東南無事欲行死邊塞求人可用者用人當如
李愬縛元濟之竒不當如樊噲行匈奴之誕人皆偉之
公於吏治不為文具凡勞險煩劇人所不堪者未嘗辭
臨事強明人不能欺尢汲汲於恤民與客論利病常至
夜分有所得立陳推見本末能使朝廷必從已其馭吏
嚴而不傷升黜以核實不以偏辭故自為州縣吏至為
部使者人皆取法畏而服之於施財樂善如嗜慾然至
寵利則低回畏避甚於機穽居太學時得家問輒舉篋

授同舍之貧者所至坐客隨滿親友游士館於公家者常數十人葬死字孤皆得其所求而去士之落南緜江西以出者多賴公以生大臣臺諫以忠斥者率數千里追臚之退視其奉養陋甚死之日餘銅唾壺書數簏而已聞人小善必演而成之雖昧平生亦拳拳慰薦或斥非其罪者雖自敵已上非職所及亦冒為之言然平生未嘗以私干人其遷官十悉以勞以恩而不磨勘淮南之僚有攘公之功取優遷而賞不及公者人皆憤之公

未嘗言及坐淮賊例鐫官則乞併降巳官以除其負得
圭田又損已而均之其與人不校反調䕶之類如此然
朝廷亦雅高其節始以服推其祖晚以子之官官其叔
父皆非故事特旨從之平居謙厚不伐胷中洞然一言
之出終身可復喜面折人過然退無異言於人委曲成
就無所不從及忠義激烈萬牛莫能回其心也居鄉里
於親踈長幼小大厚薄無不用其至盖人有一善可以
名其終身者在公皆不足道也夫人黄氏南華縣君改

封宜人知書有賢行先公四十日卒子四人燾太學博士熹將仕郎煇煥未官女七人適秘書郎黄伯思起居郎李綱大學愽士李富國大府寺丞薛良顯杭州監稅范滑寶應縣丞虞澹一人尚幼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故下至天文地理卜筮圖緯歷數無不精通而尤深釋氏其文温潤純粹仁義之言藹如也詩平淡簡古似其為人鄉人師之隨其材或文或行皆有可稱而其弟相樸遂以文學躐臺省躋侍從為名臣其子燾亦以任

子力學廷中第三人有釋周禮易春秋等書三百六十卷公早樹立隱然有公輔望自親亡力思所以報國故身雖不在朝廷而未嘗一日忘君嘗患風俗上下相蒙以取利每因職事所及災異所詢於愛君恤民之際諄諄言之又以告大臣親舊者嘗曰茍有以天下為度者吾從矣亦何常之有哉而妻父黃履尤器公以為可屬大事雖相去千里公有言必告有大事亦以咨公如𨚗浩之類皆自公發之其裨益之功陰及天下非一而

讒者疾公不置以天子聰明大度知公如此而曽不得一日立于朝廷之上或以時未可言謂公少貶者公曰吾以委蛇事君雖出沒風波萬變之中隨宜捄世而無功名富貴之累為得聖人用心顧世人未知之耳使遂其志施設何如哉聞貶郴陽獨挈其所著書以行及返猶疏時事數千言須上悟而陳之且屬弟侍御史樸誦言於朝疾已革其語不倫矣而所道亦時事也嗚呼可謂忠義出於天性古之全德君子諸孤將以某年某月

某甲子合葬公夫人於其里鑄印墩謹錄其行事如右

謹狀

浮溪文粹卷十四

浮溪文粹卷十五

宋 汪藻 撰

詩

桃源行

祖龍門外神傳璧方士猶言仙可得東行欲與羨門親咫尺蓬萊滄海隔那知平地有青春只屬尋常避世人關中日月空萬古花下山川長一身中原别後無消息聞說烟塵因感昔誰教晉㝢判東西却愧秦城限南北

人間萬事愈可憐此地當時亦偶然何事區區漢天子種桃辛苦望長年

過吳明叟新居

誰開大屋沉沉者門外垂楊拂車馬主人四十持節歸高臥緑隂啼鳥下㝠㝠一徑傍花入忽有青池照深夏魚吹落日知鏡淨荷受微風看珠瀉夫君少有湖海氣欲駟長鯨無地跨故將能事驚世人坐向雲端差萬瓦稍培幽桂出窻底時放青山來竹罅人言此興極不淺

天遣公忙那肯赦要須便作輞川圖他日思歸聊對畫

同張昌時宿髙明寺

幽臥不知覺窻懸寒日初矧伊夜來雨谿聲到吾廬故人挽我出忽枉天際書躋險敢自休青山轉籃輿相逢竹間寺共擷園中蔬殘僧誰在亡奄忽十載餘茗果話疇昔新晴報鐘魚東雷亦巳鳴百草茗穎舒奈何與之子齒髪日夜疎眷此不能發牽衣更踟躕明朝各回首世事將焉如

次高郵軍

小雨靜林麓鶺鴒相應鳴移舟漾清深薄晚荷氣生歸鳥盡雙去潛魚時一驚菰蒲若無人渺渺炊烟横艇子檝迎我攜魚薦南烹月出殊未高疎林隱微明依沒會有處斗掛天邊城

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成

渡頭急雨鳴森木木杪顛風飛大屋沒胥寒水稻生芽滿眼青泥車折軸山行值雨舟值風風窮愁日日煩天公

不如歸臥澗壑底世事不埽春缺空別君兩年重此別
喜君胷次渾氷雪擬將身作賈胡留無柰事如空鳥滅
挽我不回君怒嗔交情把玩轉清新相隨百里還相見
只有西山似故人

避地函亭野步

今日韋無雨天空出遥岑行行不知疲遂至春江潯汲
路轉籬落人家在桑隂平疇漲清波隴麥如人深溝吠
戲鳧鶩新蒲映浮沉我生本樵漁對此諧初心風物豈

不好悲來自難任邊塵暗中原四海如驚禽黃屋狩萬里兩宫隔辰參龍移螻螘窺月晦蟾蜍侵宇宙有傾覆兹游豈嶇嶔銷憂賴濁醪太息誰能斟

庚午歲屏居零陵七月二十日以門掩候虫秋

為韻賦五首

幽人獨夜時潮落西川根渡口櫓聲急一江煙雨昏城頭短長更不寐聽譙門趺坐數千息焚香待朝暾

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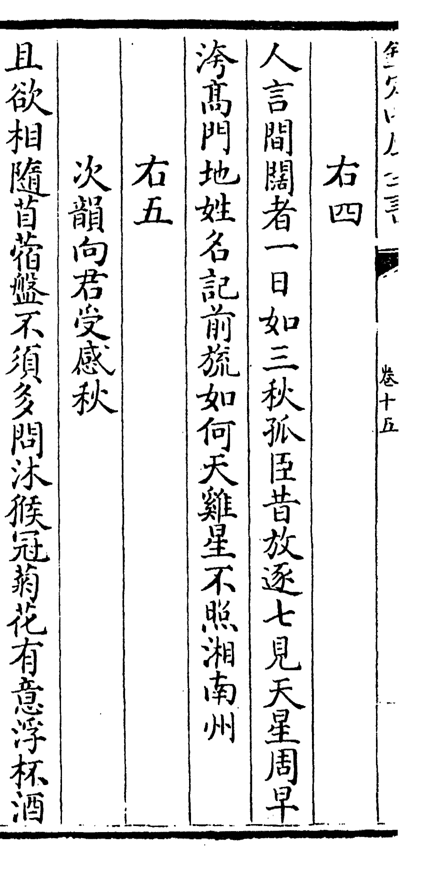
暑退潦亦收瀟湘淨如染時觀自跳魚衝破青琔琰纖纖初弦月不受薄雲揜近村應漸寒已有鴉數點

右二

人生幾聰明日夜隙駒驟纔經花信風又過麥秋候吾非金石堅與世相邂逅胡爲聞鐘鳴更歷路傍堠

右三

家山在何許渺渺彭蠡東人來數月程衣敝補道中昨宵青燈花似墜釵頭虫兒饑女沉綿歲晚書未通



右四

人言閶闔者一日如三秋孤臣昔放逐七見天星周早洿髙門地姓名記前旒如何天雞星不照湘南州

右五

次韻向君受感秋

且欲相隨苜蓿盤不須多問沐猴冠菊花有意浮杯酒桐葉無聲下井欄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氊寒男兒幾許功名事華髮催人不少寛

向侯拄笏意千里肯為俗彈頭上冠何時盛之青瑣闥
妙語付以烏絲欄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
向來叔度儻公是一見使我窮愁寛

晚發吳城山

風埽陽侯雪陣平雨催摩詰畫圖成氣呑浦溆重林盡
秋著江湖去鳥明厚祿故人無一字長年三老伴餘生
會須滿意開懷抱到眼廬山不世情

過臨平

一別九霄路風煙長滿衣已成身老大無復世輕肥天閑鳥雙下山寒人獨歸曉來何似雨春水半巖扉

右一

睡起凉生岸鈎簾坐小窻麥風能起柁梅雨不鳴江往事心長折歸塗影自雙依然蒲柳地人老故先降

右二

書寧川驛壁

過眼空花一餉休坐狂猶得佐名州雖遭瀧吏嗤韓子

却喜溪神識柳侯盡日野田行䆉稏有時雲𡾊聽鈎輈

會將新濯滄浪足踏遍千巖萬壑秋

宿鄣侯鎮

當時踏月此長亭鬢似河堤柳色青今日重來堤樹老

一簪華髮戴寒星

微涼初破候蟲秋露草螢光已不流搔首與誰論往事

星河無語下城頭

龜山上方

度險逢幽處憑誰寫壯懷連甍棲絶壁孤塔表長淮地本呉楓接山令禹績皆潮聲從殷寺竹影自翻堦木杪朱欄出城坳雪浪埋乾坤迷枉渚霧雨泄陰崖丹葉經寒在蒼洲向晚佳魚龍宵聽唄猿鳥晝窺齋月滿蠙珠實霜清磬石諧僧盂收柏子樵徑埽松釵左宦書無鴈南烹菜有鮭風煙欺短髪雲水信殘骸竟作何鄉老虛慚素尚乖江湖今在眼歸合辦青鞋

醉别季高侍郎

疇昔追隨翰墨場功名今日愧劉郎英姿合上凌煙閣

巧諧曾遭偃月堂雙槳又乘清夜去一樽聊發少年狂

歸來却共燈花語騎省看成滿鏡霜

漫興

晨起翛然曳杖行一簾疎雨作秋清老來歲月能多少

看得裁花結子成

燕子年年入戶飛向人無是亦無非來春强健還相見

送汝將雛又一歸

壯懷

睡起無一事怡然眄庭柯綠陰微缺處最得南飔多

已酉亂後寄常州使君姪

汾水遊仍遠瑤池宴未歸航遷新廟主矢及近臣衣塞馬窺天塹邊烽斷日幾百年還海地回首復成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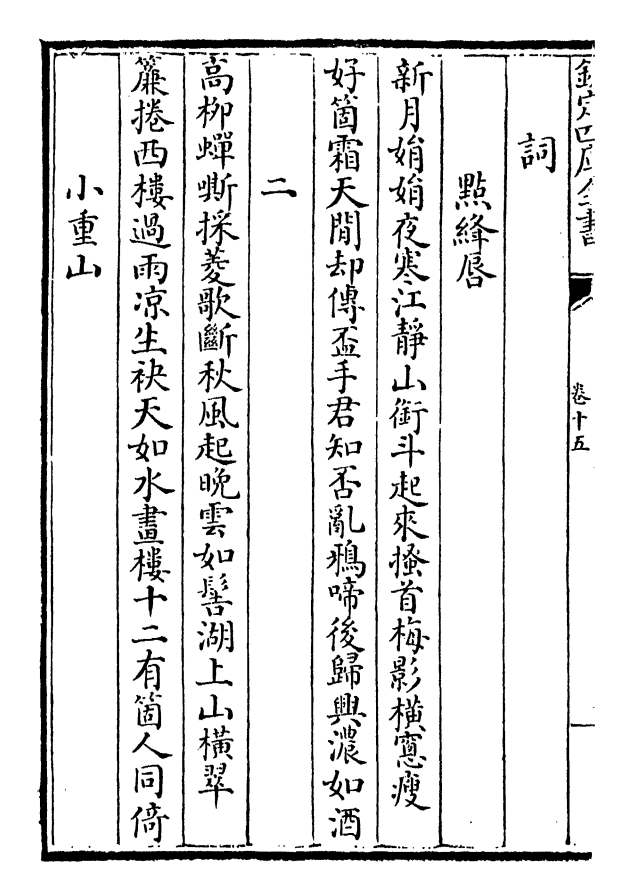
古鏡行

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為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駭鷄珍妙極倕之工請言

照遠近十里秋毫空豈不鑑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
此器太古非人功容閒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
倚恐容難稱容繩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
羞澁如頑銅森然髮上指凜若臨霜鋒我還撫客手此
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韜囊中

蔡天任韻

修廊過午夕陰合蝴蝶滿庭春草長呼兒更捲簾數尺
要放晚晴升屋梁



詞

點絳脣

新月娟娟夜寒江靜山銜斗起來搔首梅影横窻瘦好箇霜天閒却傳盃手君知否亂鴉啼後歸興濃如酒

二

高柳蟬嘶採菱歌斷秋風起晚雲如髻湖上山横翠簾捲西樓過雨涼生袂天如水畫樓十二有箇人同倚

小重山

月下潮生紅蓼汀殘霞都斂盡四山青柳梢風急墮流螢隨波去點點亂寒星　別語記丁寧如今能間隔幾長亭夜來秋氣入銀屏梧桐雨還恨不同聽

浮溪文粹卷十五

浮溪文粹附録

宋故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端明殿學士汪公墓誌銘

左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孫覿撰

建炎紹興間大盜據中原羣惡嘯亡命相聚爲寇於是

環四海爲盜區矣天子慨然仗一劍出入兵間禁暴除殘拯溺弔凶於戎馬蹀血之餘以建中興之烈當是時顯謨閣學士左大中大夫新安汪公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一時詔令往往多出公手凡上所以指授諸將感厲戰士訓飭在位哀閔元元之意具載誥命之文開示赤心明白洞達不出戶窺牖而天威咫尺坐照萬里學士大夫傳誦以比陸宣公居無幾何權臣樹黨除不附已公亦抵罪斥居永州積十二年更四赦不得還間遇

勝日幅巾葛屨登西山循鈷鉧潭入愚溪並湘流沉文以弔古人而自肆於山水年益高文益奇詩益工華妙精深與柳儀曹相望於數百載後文章格力與之相上下何其盛也公既没諸孤護喪歸葬且致公治命屬余銘余與公游四十年知公為審乃序而誌之系以銘公諱藻字彥章姓汪氏饒州德興縣人曾祖震太常丞贈光祿卿祖宗顔尚書都官員外郎（此下有脱文原本缺）贈少傅妣越國夫人陳國夫人皆陳氏公自童幼已卓越有大志

學舉子業既成得春秋左氏西漢書讀而好之鋭意欲
與之並年甫冠徒步游太學有司第其文屢出諸生上
中崇寧二年進士乙科瓊林錫宴酒半上方賜氷狀元
霍公端友屬公表謝授紙筆立就如素習之一坐嘆驚
調婺州觀察推官就除宣州州學教授丁少傅公憂服
除授從事郎荆南府掌書記不赴改江南西路提舉學
事司幹當公事代還至京師會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
詩羣臣和進喜事者集録為一大卷公適見之擬和一

章屬詞用韻句法清新出衆作之右即日傳布諸公喜
而稱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改宣教郎遭陳國夫人
之喪免喪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符寶郎是歲
政和四年也故相王黼頃與公為太學同舍不相中比
當國黜公通判宣州州將俗吏公益不樂上書請宮祠
得提點江州太平觀寓家晉陵凡八年終黼之世不用
累轉朝奉郎公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之籍先儒
箋疏傳注之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歷法佛老之

衆説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録靡不記覽山隂賀鑄方回知名士也亦寓晉陵聚書萬餘卷公日從之游多得所未見者凡伏臘衣食所須盡以供筆劄而録藏之其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串經傳該備衆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公在江西徐俯師川洪炎洪芻有能詩聲自負無所屈一日俯見公詩於僧壁嘈曰此我輩人也率二洪詣舍上謁既去公曰騷人墨客撚鬚琢句以自鳴其不

平耳烏足尚也至是數年卒以大手筆稱天下金華勸
講石室紬書典册施之朝廷樂歌薦之郊廟鴻文碩學
㬥耀一世人知其名家有其書而詩律高妙興寄深遠
亦非近世詩人之所能及淵聖登極召為尚書屯田員
外郎旋改禮部進太常少卿起居舍人今上踐祚轉朝
請郎召為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大駕狩維揚詔中書後
省試潭州進士何烈烈對稱臣臺疏論列非所宜言罷
公為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

舍人擢給事中兵部侍郎兼侍講直學士院公草高麗答詔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久之高麗人謝表至上復稱公真拜翰林學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累轉朝議大夫公自登侍從屬時多故感懷恩遇凡所建請皆當世要務常論諸大將擁重兵髙位崇秩子女玉帛已極富貴之欲而根據盤互浸成外重之埶陳所以待諸將者二事後十年卒如公策又言宣和諸臣交通貴倖一時誤

恩官有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臺諫極論方就鐫褫詔墨未乾而建炎恩宥又當甄復盡依祖宗法至中大夫而止論繳數人國論以為允又言太上皇元符以來至上建炎之元並無日歴可謂闕典古者有國必有史史必有官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至本朝亦以宰相監總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欣納翌日輔臣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領日歴如故蒐攬闕文參稽

衆論遠至閩蜀數千里外近在寓公寄客之家或具公移或通私書旁搜博采遠近畢至分設科條以類詮次纔十二三移知撫州歳餘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會翰林侍讀學士范冲䟽言日歷者國之大典比詔汪某纂集更渉歳月稍見功緒書未成而中止積久散逸後人益難措手矣今方就閒可降詔令依舊纂集俾三朝文物著在方冊非小補也於是有旨復命公許辟官屬二員賜史館修撰餐錢辭不受書成凡八百冊上之上遣

使賜茶藥進官二等加中大夫除顯謨閣學士知徽州公前後典六州先惠愛重名教有古循吏之迹唐顔魯公嘗為湖州刺史公建言昔章聖皇帝幸亳次睢陽親屈帝尊臨見雙廟旌巡遠異代之忠以風厲天下顔真卿叱叛臣李希烈而死廟食吳興距行殿不能百里宜蒙襃典以增忠臣義士之氣詔從之賜號忠烈詔下公大治祠屋書牓揭之郡有籍録朱勔簒戶數十種丹漆之光可鑑賚吏請為州治樓觀之飾公曰吾葺魯公祠

可用也輪奐一新州人大悦徽州學舍敝小方議改築公嘗為文記鎮江府學之成州將程邁以白金致餽謝公報曰比葺郡學費無所從出而餉金適至已付諸生令拜賜矣又斥公帑之羸續之落成為一方壯觀轉左大中大夫十一年知泉州殿前司大校蒐選禁軍之伉健者移州具資糧遣送公曰州並海宿兵數百所以備非常留不遣馳奏驛聞大校怒以語侵公免符下乃移知宣州閲月改鎮江府鎮江自經建炎之亂嵗輸上供

米率不如數轉運使按視計倉粟之在存者尚負數萬
盡扃鑰而去軍食不繼官吏憂窘不知所出而公適至
命破鐍給之遺書使者曰官軍張頤待哺米在廩中而
不予之食羣黔饑餓無聊雖錮南山猶有隙也輒以便
宜開發老守重得罪不敢辭會言者譏公而罷論奏不
已落職永州居住更七八年感風痺乞致仕不許竟卒
於永州寓舍實二十四年六月癸未也享年七十六積
官左大中大夫爵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實

封一百户没後二年詔復顯謨閣學士官其二子又一年徽宗實録成書宰輔奏言用公所著爲多詔贈端明殿學士公性樂易不事藩飾以峙聲名至居官任職則矯矯然不侵為然諾者也不喜殖財利榮貴三十年無屋廬以居有田陽羨亦不足以卒歲而嗜書學古老且病猶不去手大璫梁師成用事小人朋附目為隱相武人吴可者師成許以能詩至出入臥内公罷符寶可過公致師成意曰聞名久矣幸不鄙過我禁從可拱而俟

也公謝不往客曰吾曹望隱相之門如在天上召而不往何故公曰若使我與可輩為伍邪守湖日朝廷和糴米六萬餘斛公視六縣民力所堪蠲三之一而上書自劾詔勿問居歲餘户部被旨降本錢復糴數萬斛歲適大稔物估相當如數而辦例進一官公曰吾嘗以減糴待罪幸蒙恩貸今豈可復受賞邪三辭卒不拜海舶次泉闍婆國王附送龍腦數百两為公壽公却之或曰異國之王因舶商致方物修故事不可却也公飭送公帑

一銖不取公於辭受類如此亦以故遂多齟齬於世始公在太學與王黼有纎芥後黼入相嫌恨不除竟坐廢斥而言者指公為黼黨黜永州累赦不宥卒厄於窮裔以死雖然朝慍暮喜乍賢乍佞初若一閧然曽未轉盼如潦水之歸壑而髙文大冊垂世傳後與古作者並列於圖書之府聖主親覽追録故侯復還舊物得喪相除孰與公多公之文有浮溪集六十卷行於世裔夷謀夏録二卷青唐録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公尤工大

小篆得李斯陽氷用筆意元配淑人趙氏令配淑人莊氏亦前卒葬於常州宜興縣陽羨後塢二十五年十二月乙酉諸孤奉公之喪合葬於二淑人之墓子七人男曰恬右從事郎曰悟右宣教郎新差知婺州金華縣丞主管學事曰恪右承事郎曰憺曰懔曰憘並右承務郎曰愇未仕女適右迪功郎莊珪孫男女十三人男曰文舉巖舉𦥯舉賢舉女適左奉議郎嚴康朝進士孫廷實莊霆莊霈餘尚幼新安汪氏之徙鄱陽葢巳久矣自曾

祖至公四世皆以儒學中進士第而公以文章大顯於
時德興田園悉推予其兄以郊祀之恩任兄之子恍命
未下而公貶元豐己未少傅公為泉之晉江丞而公生
後六十年公剌泉入境怳然悲喜太息曰城郭是矣昔
陳秀公生於鎮江後建鎮江節蕠大第居焉實秀公始
生之處山川之靈鍾為人英古今所傳不可誣也銘曰
赫赫我宋崇雅右文藩飾萬物如歲之春治具炳然監
於二代儒先酋酋光明碩大偉歟汪公德配先民學窺

聖域文媲皇墳芸省讎書螭坳珥筆論經石渠坐五十
席代言西掖視草北扉渙發大號雷動風馳持槖剖符
出使入侍令之名臣古之循吏風流儒雅慈惠之師六
州之氓途詠而思誰私黨讎乃譏乃逐投畀荒裔一斥
不復斗野之南光氣屬天埋藏不沒至寶在焉擾擾萬
生趨死一軌百鍊之英有化無死巍巍昂昂命世之儒
流傳海內公有遺書銘公於石石磨可磷公名不磨為
萬世準

宋史文苑傳

汪藻字彦章饒州德興人幼頴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賡進惟藻和篇衆莫能及時胡伸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閒凡八年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即位召為屯田

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潜善惡之遂假他事免為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兼侍講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紫誥仍兼綃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艷之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寖成外重之勢且陳所以待將帥者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又言崇觀以來背結權倖奴事閹宦與

開邊誤國得職名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官至銀青光禄大夫者近稍鐫褫而遷延恩宥又當甄復盡依國初法止中大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顔真卿盡忠唐室嘗守是邦乞表章之詔賜廟忠烈又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録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歴修而成之謂之實録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歴何以示來世乞即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

辰以來詔旨為日歴之備制可史館既開修撰綦崇禮言不必別設外局乃以郡人顔經投匭愬其斂糴軍食遂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予祠六年修撰范冲言日歴國之大典比詔藻纂脩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已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其屬鮑延祖孟處義咸增秩有差藻升顯謨閣學士遣使賜茶藥尋知徽州逾年

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累
赦不宥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官二子二十八年徽
宗實録成書右僕射湯思退言藻嘗纂集詔旨比修實
録所取十蓋七八深有力於斯文詔贈端明殿學士藻
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喜讀
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為制詞人多
傳誦子七人恬恪憺怲懔憘憘

浮溪文粹附録